



意大利艺术家Millo正在对高18米的墙面作画

位于浦东新区香楠路的最大涂鸦墙(图片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)

上海街头 南柯一梦

【文/董群力】

最巨大的涂鸦

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来说,街头涂鸦虽然新奇却并不陌生,曾被誉为上海一道靓丽风景线的莫干山路涂鸦墙前,曾经有不少打扮入时的街头艺术家们在此驻足。在这座繁华喧嚣的都市中,唯有涂鸦墙像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脸孔,充满着表象的文艺与内心的悸动。

从莫干山路的大型涂鸦街到甜爱路的浪漫涂鸦之作,上海的街头涂鸦大约更像是一场有设计主题的精心墙绘,不仅追求画面本身的精美与完整,更追求与周遭环境的情景交融,而对于童年梦想的描摹大约是这千百种画作中较为特色的一种。意大利艺术家Millo笔下的童年世界仿若是现实世界的翻版,以18米高,6米宽的巨大墙面为画纸,这幅坐落在浦东新区香楠路的画作就像是涂鸦板的城市写真。侧卧在高楼林立中的儿童似乎正在酣睡,脚边是交错的高架路,屋顶还有盘桓而过的飞机,上海的忙碌与高密度成为了Millo创作这幅巨型涂鸦最直接的灵感来源,Millo以最简洁的笔触和黑白色调勾出衣服城市蓝图,却也是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孩子们最真实的梦境。

涂鸦的脚步延伸

枫泾古镇,这座始于宋代的江南小镇,再次甚嚣于网络,是因为来自艺术家Julien Seth Malland的涂鸦之作,与城市街头的涂鸦画不同,古镇中的孩童涂鸦却更有小桥流水的安逸。这位来自法国的艺术家有一个看起来很有腔调的中国名字,叫作“柒先生”,名字虽然来自于seth的发音与七相似,却倒颇有些古韵。

很多人知晓柒先生大约是因为他在旧房废墟上的画作,因而每每提到他,似乎总与废墟相关,这倒也不是毫无道理,柒先生似乎尤其偏爱这些遗落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小角落,愈是古旧,愈是勾起他对于色彩的梦想,他自称“全球画家”,奔波在世界各处,无论偏远与否,只为在这些有文化意蕴的墙面上作画。

+
城市涂鸦总是周期性地进入人们的视野,从新奇事物到态度表达直至今日,已然成为最能被接受的城市融合性艺术创作。但就是因为有时间性在里面,你若没看见也许它就不见了。

柒先生的墙绘与传统的涂鸦之作大不相同,没有呼喊式的文字宣泄与抽象繁杂的线条表达,倒处处有花,还有如花般青葱的少年。每到一处,柒先生总爱住上一些时日,与当地的老人和孩子唠叨古镇的前世今生与孩童们的天马行空,这大约也像是枫泾古镇中的涂鸦作品,一半如水墨写实般的田园诗意图,一半却又如孩童一般天真浪漫。在枫泾古镇的涂鸦画中,有一幅墙面上画着一位儿童,手上牵着风筝线,而风筝上却绘着孩童们时喜时怒的表情,像是一连串奔跑在自由中的童年梦,据说这幅画的灵感正是来自于柒先生与孩童们的聊天,孩童的世界既有考试的负担,却也有与伙伴们奔跑在田野中的单纯喜悦。

三月草长,莺飞于天,牵着风筝奔跑在江南水乡的田野中,仿佛如同儿时最纯真的回忆与梦,涂鸦画有时就是如此,不仅直抒胸臆,更营建起一方记忆,一个梦境。



放风筝的小男孩,手中的风筝表情各异



“柒先生”的涂鸦往往还有诗词相伴



枫泾古镇,民居上的涂鸦

思考 / THINKING

涂鸦,从桀骜到从容

涂鸦文化是众所周知的舶来品,对于艺术而言,许多如今被誉为艺术的活动,最初可能并不花团锦簇,需要时间的打磨与酝酿,街头涂鸦就更是如此。然而时间却能以一种温润的方式磨平粗暴的棱角,街头涂鸦从一开始向整个世界宣战到自然而然融入进世界的潮流中,进而成为艺术的分支,街头涂鸦虽然依旧保留诞生之初桀骜不驯的野性,却也洗净了一身蛮横无理的戾气。如今在上海街头惊鸿一瞥的街头涂鸦,少了一点愤懑,却更多了一些与生活城市相合的温润与从容。